

(香港)

岑凯伦



天  
若  
有  
情

# 天若有情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台声出版社

1989·北京

天若有情

(香港) 岑凯伦

---

出版：台声出版社

发行：台声出版社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一二〇二工厂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版次：1989年10月第1版第1次

印张：9.5印张

字数：170千字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书号：ISBN7-80062-119-7/I·182

定价：3.98元

---

## 内容介绍

天威，从凤山陆军官校获得了唯一的一名特别假，回到了阔别一年有余的家——台北。

他的家依然如故——父母赌博无度，只认钞票无半点亲情。

天威去找昔日的女朋友文莲，可谁知道她早已改恋他人。

他突然意识到——做梦的年龄已逝去，跳跃的日子也在消失。

在天威几乎走头无路的情况下，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文莲的同学——沈耐雪。俩人一见钟情，天威又重振雄风。

他放弃了回凤山军校。重操上学前的旧业——开一个秘密的赌场。

赌场几次亏空，天威穷极生疯，逼和他同居的耐雪挪用公款。耐雪几次帮他消事，却又被他打骂。

天威终日消沉赌场，为钞票出卖人格、自尊，甚至灵魂……

公司经理为耐雪消灾祛祸，温暖耐雪已经冰冷的心。

天威离去了。在“捞”钞票的路上走完了一生。

# 目 录

亲情俱伤 .....	1
身留台北 .....	34
偶遇故友 .....	59
移情别恋 .....	80
信男痴女 .....	99
节外生枝 .....	132
友情恋情 .....	167
出卖灵魂 .....	221
吃女人饭 .....	263
天若有情 .....	289

## 一、亲情惧伤

大寒流的清晨。

第一班北上的火车缓缓进站，车还未曾停妥，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已经从车门中跳了下来，他穿着陆军官校的学生制服，背着一个小袋，踏着急不可待的步子冲出了门口，直奔向计程车处。

他看来英俊而挺拔，两眼虎虎生威，绝不因一夜火车的颠簸而略有疲惫，他还显得兴奋和压制不住的骄傲感。跳上计程车，他立刻说了一个地址，司机发动了引擎，在鱼肚白尚未退尽的天色下直驶目的地！

他，傅天威急燥的坐在后面，他知道司机已用最快的速度在前进，他知道已催无可催，他只能不安的轻倚椅背。又莫名其妙的看表，再看表，计程车只不过是行驶了差不多十分钟，但他起码看了二十次手表。

终于到了，他付了钱跳下车，站在那熟悉，亲切又百感交集的红门前，这就是他离开了一年的家，这就是他又恨又爱的地方，他——年了，，终于还是回来！

一年前离开家去风山陆军官校报到时，他发过誓，

如果他不能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，如果他不能断绝以前那批朋友，如果他不能使自己走上正道的話，他一定不回来。如今——当然他已走上正道，断绝了那批朋友，改变了所有不良的习惯和生活方式，他回来了，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他回来了！

他用钥匙打开了红门，脸上闪过一抹复杂得令自己也难以明白的表情。这次回来是那般不易，也是那样光荣的，换了任何一个另外的人或者并不惊奇，但他——他曾经是那样败坏，那样堕落的一个男孩，他曾经是那经历荒唐的一段日子，却能得到这次学校里唯一的一个特别假，那不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惊讶，他自己也颇自傲，他得到了内务第一，学科第一，出操第一的三项荣誉，更加上一年来的全勤，才能得到这特别假的，对他来说简直太不容易了，犹如说胎换骨的改变，不是全靠自己毅力的吗？

毅力——他咬咬唇，眉宇之间跳动着无比的坚毅，他是做到了，虽然过程痛苦——哪一种改变不经历痛苦呢？毕竟做到了，痛苦也是值得！

他从楼梯走上二楼，走上三楼，愈近家门就愈紧张，父母和妹妹全不知道他回来，他没有通知任何人，他想把自己骄人的成绩和惊人的改变亲自呈现在亲人面前，他愿他们分享他的骄傲和喜悦——

走上四楼，站在家门外，他竟有着不受控制的颤抖。现在才清晨七点钟，父母大概都没起来，妹妹天智大概在房里做健身操，然后出来梳洗，早餐和上学。推

开门，一阵异样的气氛从门缝里透出来，天威呆怔一下，那气氛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，那么亲切又那么遥远，那似乎是，——是——

推开大门迈进去，只看一眼，一阵巨大如排山倒海，能毁灭世界的悲愤，痛楚在心中膨胀，屋中的情形绝非他所想像，以为未曾起身的父母——大概澈夜未睡吧？他们身体疲乏，精神却旺盛的围坐台前，六个人正聚精神会神的对着手中的扑克牌，对着台上的钞票！烟味、酒味和混浊的隔宿气息中令人欲呕，他在门外感觉到那气氛的难受，这令人倾家荡产，万劫不复的赌博！

天威铁青着脸站在那边好久，好久脸上扭曲的肌肉都已僵硬，台前的赌徒都没看见他，谁会看他呢？他只不过一个归家的儿子，而那赌——是那么刺激，谁会看他呢？谁会注意他呢？

悲愤和心灵的痛楚使他的眼睛发红，他原是个刚烈，极端的男孩，他的爱与恨，好与坏之间没有妥协。他咬着唇，回家的满腔兴奋被那他所不能忍受的场面破坏，他吸一口气，突然用力扔下手中的旅行袋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旅行袋中的玻璃瓶碎了，这突来的声音惊吓了每一个赌兴正浓的人，他们意外的或转头，或起身——这个年轻的军校学生是谁？他怎么进来的？他

“天威？”母亲皱皱眉，认出了是儿子。“是你？天威——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”

“天威？”父亲睁大了眼睛，充满红丝的眼中满是不



悦。“回来就发脾气，你这是算什么？”

母亲用手推父亲一下，她是精明的，她早已看出天威的脸色不好是为什么，于是她迅速看一眼台前的人，就离台走向天威。

“天威，坐夜车回来的，是吗？”她装做若无其事的微笑。那微笑在她过份精明，世故的脸上并不显得亲切。“先去洗把脸，我替你弄早餐——”

“滚！让他们滚！”天威哑着嗓子，铁青着脸的指着赌台边的人，他愤怒得手都在发抖。

“天威！”母亲的微笑消失了。“你怎么了？客人全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不能没礼貌”

“滚”他根本不理母亲说什么。“滚！我不要看见这班——堕落的東西！”

“混账！”父亲傅人杰拍台而起。“这里那轮到你说说话？老子的朋友也管？看不顺眼你滚，我不要你这反骨的东西，你快滚，我不要你这反骨的东西，你快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，老子不要看见你！”

“人杰！”母亲田素文喝止丈夫，“你输疯了？少说一句行不行？天威——”

天威用力跺一跺脚，转身疾冲而出，一口气奔下四楼，倚在红门外的灰墙上直喘气。这就是他兴奋了整整一星期赶回来的结果，这就是他满心以为已经像他一样改变了的家，这就是母亲封封信催他回来一看的地方，他回来了，他看见，他——似乎从美丽的云端掉到凶恶的地狱里，冰冷，失望和愤怒。原来家中的一切依然故

我，原来父母亲依然沉迷在赌台上，原来——母亲骗了他！

他胸膛起伏得好厉害，他必须大口大口的透气才能发泄胸中集结的怒火。他英俊如雕刻过的脸上一片吓人的青白，他那虎虎生威的眼中一股凌厉如刀锋的光芒，他的心中一如废墟，他努力了整整一年，他以为一切都能得到美好的改变，但——似乎白费了！

父亲人杰依然和他水火不相容，和他有深仇大恨似的，一见他就发怒，就骂人，为什么呢？别人的父子融洽又了解，互相扶持着走人生的道路，他的父亲却似乎永远逼着他走绝路，走歪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母亲——唉！怎么说呢？太精明的人就欠缺忠厚吧！天威不想批评自己的母亲，但——即使儿子也不能在母亲脸上找到真诚，母亲重视和相信的只有一样——钞票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得来的钞票都能令她开心和满足，其它的全不在她心里——怎样的悲剧呢？

天威再深深吸一口气，站直了预备离开，滚就滚吧！大不了永远不回来，什么都看不见或者是幸运，这样的家，这样的父母，除非是白痴或麻木的人才不会觉得羞耻，痛心和矛盾。迈出一步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该看见天智的，她不会这么早上学，刚才闹得这么凶，难道她完全听不见？下意识的回头望望，他心灵一阵剧烈跳动，天智，他唯一的妹妹，正倚在红门上，了解却沉默的望着他。

“天智——”他走向她。她比他只小一岁，在政大念

外交系二年级，但比他冷静和成熟得多。

天智摇摇头，眼中是悲哀和无奈，为什么？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十分漂亮而且清秀，一件普通呢外套，一条普通长裤，在她身上就显得出色——或者，是她本身有着使一切变得美好的气质吧！

“回台北怎么不先通知一声？”天智问。

“通知做什么？让他们安排一个假场面给我看？”天威又激动起来。“我以为一切真的都改变了，我以为妈妈信上写的全是真的，我以为——我是天下最蠢的傻蛋！”

“哥哥，先——不谈他们，好吗？”天智似有难言之隐。“我们整整有一年零三个月没见面了。”

天威一窒，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，兄妹间手足的温馨感情在胸臆间激荡，眼中的光芒也温柔了！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？”他盯着漂亮又懂事的妹妹。“你不是生气我进军校吧？”

“生气？怎么会呢”她斯文的笑着。“军校有什么不好？只要是正路，任何一条都能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前途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一封信都没有？”他皱着眉头，他发现天智的神色特别。

“我不知道该写什么”天智吐一口气，老老实实的回答。“我不愿写妈妈说的那一套，也不愿意告诉你——真实的情形，我知道你在那边很努力，不想影响你！”

天威沉默一阵，痛苦的摇头。

“我满怀希望，但，失望几乎打垮我。”他慢慢说：

“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!”

“其实——他们也有苦衷!”天智终于说，像很费气力，很困难似的!

“苦衷?”他完全不明白，依然沉迷于不正当赌博中还有苦衷?难道还有人逼他们?

“我——哎!”天智不安的移动一下!“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但你知道吗?爸爸欠了一大笔债!”

“欠谁一大笔债?多少?”天威呆了，“怎么欠下的?”

“我也——不很清楚，”天智是不肯直说。“反正就是欠了，大概两百万左右，他们——迫不得已!”

天威脸色红一阵，白一阵又青一阵，不知是愤怒或是意外，然后，他压低了声音问：“他们——他们还——做手脚?”天威阴沉的!“那批人完全不怀疑?”

“怀疑也不会一来再来了，天智叹口气!“妈妈出手!她说是十拿九稳的!”

天威沉默了好久，好久，似乎整个人都僵住了!

“哥哥——”天智有些害怕，“你怎么了?”

“这岂不是骗钱?”他自嘲又似不屑的冷笑。“难道任我们兄妹俩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?”

“那是他的事，与我们俩无关，”天智立刻说：“我们只要自己努力，问心无愧就行了!”

“我不能像你那么心安理得!”他的脸色非常奇怪。“再回学校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!”

“当初你去官校时不是比现在更糟?你一样能做得好，为什么现在不能?”天智扬起头。“你不能找藉口!”

“我永不会为自己找藉口，”天威笑了。“你该知道我是个硬碰硬的人，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后！”

“那——你就赶回学校！”她望着。天智无论哥哥好或坏，上进或沉沦，她同样是那么喜欢他，她相信，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么刚烈、极端又正直的人——沉沦的那段日子他也如此！

“我有三天假期，是学校唯一的一个人有，”他下意识的挺一挺胸，这是值得骄傲的。“我得到三项第一又全年全勤，很不错吧？”

“那——你回家？”她追问着她的问题。

“不——”他犹豫着。“你替我拿旅行袋出来，我自有去处！”

“哥，别再找那班人！”天智立刻提醒他。

“放心，”天威拍拍胸口。“你还对我没信心？”

“不——台北市有时实在太小，”天智笑了。“碰来碰去全是熟人！”

“我明白！”他望望阴沉的天气，“天智，你可知道——她的近况？”

“她！谁？”天智有一些儿变脸，他却没注意到。

“你开玩笑吗？”，提起女孩子天威竟脸红了。“除了林文莲，我还认识谁？”

“哦！她——”天智掠一掠头发，心中迅速的考虑着该怎么说。“我不怎么清楚，现在又不是同学了，且没什么来往，听说——她还住在仁爱路！”

“我当然知道她住在那里！”天威急了，漂亮得毫无

瑕疵的脸孔胀得通红。“我是指——哎！算了！”

“哥哥，你——可是想去找她？”天智试探着问。

“这是我回台北的另一个目的！”他脸上，眼中全是柔情，那情令他整个人都立即生动起来。

“但是——”天智极不自然的。

“我非去不可，离开台北我曾答应过她，当有一天我能堂堂正正站在人前时，我会再去找她，”他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，完全没注意天智的不自然。

“她也答应我，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她愿带我去见她父亲！”

“然而一年三个月，你没想过其间——可能有着什么变化？”她提醒地。

“不会，我和她之间绝不可能有变化，”天威肯定得无与伦比。“我们是——很认真的！”

“认真并不能保证什么，这么久了，你们连信也没通一封，不是吗？”天智说。

“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有变化，我们互相发过誓，”天威在这方面是幼稚的、单纯的想法。“我绝对相信她！”

天智轻轻的叹口气，对林文莲的近况她是知道的，那又富有、又漂亮的女孩子怎可能遵守一个世纪前的誓言？然而——她怎么对他那一往情深又固执的哥哥讲？

“如果你要去找她，我想——你最好先给她‘电话’！”天智只能这样说：“别太冒失！”

“我给她一个惊喜！”天威依然不察！

“哥哥，我认为——对任何事都别抱太大的希望，这样才不会被失望所伤！”她无法再不说。

“什么——意思？”他变了脸色。

天智咬着唇，矛盾挣扎了好半天，或者让她说出来比较好些，她怕文莲给他更大打击。

“我听中兴的人说，她——林文莲和她一个助教不错，那助教是什么大官的儿子！”她终于说。

“可是——真话？”天威整个人像被打了一记闷棍，为什么所有的事都非他所想像？

“告诉我的人是沈耐雪，和她在中兴同系！”天智垂下头，她不敢看天威的神情。

满怀希望而回的天威一连受到两个打击，他——可受得了？捱得住？

“我不信！我绝不相信！”天威惊天动地的爆发起来。他的脸青白，眼睛红了，模样十分可怕，像要杀人一样。“他们胡说，我绝不信！”

“哥哥——天智吓傻了，她说错了吗？她不该告诉他吗？“哥哥，别这样，你——该理智！”

“我不信，我绝对不信！”天威喘息着咬牙切齿的说：“我去找她，我当面问清楚她，她若敢骗我，她若敢背信，我——我定不放过她！”

“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去——”天智抓住他的手。

“谁也不能阻止我！”天威一手挥开了她，用力之大，几乎使她跌倒在地上。“我现在就去找她”

“哥，冷静一点！”天智担心的叫。

天威那时已跳上一辆计程车，绝尘飞驰而去了！

寒流之下是阴沉的天气，就像天威的心。回到台北似乎所有的事都不对劲，都不顺利，难道——他不该回来？

那是仁爱路和敦化南路交界处附近的一座相当新的大厦，大厦气派非凡，一进门的管理处已布置豪华，可以想像里面住户一定非富则贵。天威从计程车上跳下来，激动过后，他的脸色更阴沉得可怕，他推开大厦的玻璃门直闯进去，他绝不考虑任何因素的必须立刻找到林文莲。

穿制服和管理员拦住了他。

“请问找那一家？几楼的？”管理员相当有礼貌，可能因为他那一身国家军官的制服。

“别噜嗦”天威手一挥，极不耐烦的往电梯走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管理员可能职责所在，再一次拦住他。“我们此地规矩找人是要登记的”

“废话！难道你以为我来打劫的？”天威咆哮起来。一早晨受的打击全发泄在这无辜的管理员身上。“登记什么？我不领救济米！”

“先生——”管理员为难极了。

电梯的门突然开了，一个穿牛仔裤和雪褸的女孩子抱着书本走出来，女孩子不算太漂亮，气质、风度都不错，一看就是出自良好家庭的。天威看见她，浮在心中的气泡立刻散了，他再也不理管理员的迎上去。

“文莲，我回来了！”他带着喜悦、带着深情的说。



林文莲也看见了他，显然意外而吃惊，她下意识的后退一步，似乎很害怕又很内疚似的！

“你——你——傅天威？”她的神情和声音都是勉强的。

管理员看看天威又看看文莲，摇摇头的退开，这个坏脾气的男孩子来找林文莲的，只是——林家大小姐会有这么一个粗鲁的男朋友呢？

“是！我回来了！”天威上前一步，兴奋使他见不到文莲的退缩和勉强。“你有时间吗？我们找个地方谈谈？”

“不行，我有课——文莲才一出声，看见天威的脸色变了，或者因为内疚吧！她有些怕他。“也好！我们谈谈，不过，——不能太久！”

“行！谈完了我送你去上课，然后等你放学，”他热烈起来。这是他唯一爱过的女孩子，阔别了一年三个月，再见面时怎能不兴奋？“我有三天特别假，我们可以去玩！”

文莲没出声，沉默的随他走出大厦，走上行人道。

“现在所有的餐厅怕都没开门，我们不如走走好了！”她提议。

“也好！”天威凝视她，还是那个文莲，一点也没改变——谁说她改变了？那个什么沈耐雪？“文莲，你没想我会回来吧！”

“很意外！”文莲乍见他的惊诧消失了，她变得很淡漠。“你们陆军官校可以随时放你回台北吗？”

“这是特别假，三项荣誉换来的！”他说。他以为她